

## 酷儿全球化 / 女性情欲乌托邦

# 评丁乃非的〈猫儿噤声的妈妈国〉 ——兼评《她乡》

刘亮雅

丁乃非指出《她乡》里的种族、阶级与性政治的问题，以及这些问题如何结合，分析得颇为细腻深入。「她乡」女人为雅利安族，以处女生殖方式建立女性乌托邦，成为无性欲之妈妈国，强调干净、绝对理性、高等文明。「她乡」里多数动物与劣等人种都经技术淘汰，性欲强的女人被鄙视、不准生育，连猫儿都不会叫春，此种高度优生学与马尔萨斯式人口控制反映了白种人的优越感，以及禁欲的中产阶级女人对性与身体的规训。丁乃非批判《她乡》的盲点与局限，因此有其重要性。

另一方面，我以为《她乡》在性别政治上的建树不宜抹杀。《她乡》假托女性乌托邦批判二十世纪初美国的父权价值，借由三名闯入「她乡」的美国男人比对「她乡」与美国两地的性别观，有其激烈处，但也挟带了不少揶揄嘲讽。例如「她乡」的女子打扮中性、健美独立、反暴力又能自卫，飞奔起来三名美国男人根本望尘莫及，这样的女子截然不同于强调「女性化」的美国女子，也显现传统所谓女性魅力常为男人欲望之投射。三位男士原希望到了女人国后可以享尽艳福，孰料被软禁起来，接受优雅淑女的再教育。三位男士起初很失望周遭「没有女人」，凸显传统上男人心目中所谓的女人都是年轻貌美的，排除了老女人。「她乡」的女人像妈妈一样将三个男

人驯化为小男孩、小男生，此一安排刻意翻转传统上男人拥有知识霸权、男人认为女人是无知、长不大的小女孩之观念，不无挖苦、吓吓男人之意。此外，「她乡」的再教育也使叙述者范戴克（即三男之一）反省美国社会强调男威猛、女柔弱的两极化性别观，以及美国社会将女人、家庭、孩子私有化的问题。「她乡」的社会主义制打破私有财产制，女人不再隶属于个别家庭，而成了社会主体。

但「她乡」最耸动的莫如处女生殖。女人可以不需要男人而自行繁衍两千年，这是故意要吓死男人、让男人做噩梦。「她乡」的女人不知何谓「处女」，暗示「处女」乃是男人造出的观念。然而另一方面，「她乡」的处女生殖似乎又复制了圣母玛莉亚处女怀孕的无性欲形象。此种无性欲或反情欲的倾向是耐人寻味的。女性主义运动时不时会冒出一种想法，认为异性爱是女人败给男人、无法坚持自我、或让女人互相争风吃醋难以合作的主因。当然这在现实经验里不乏例子，因此可以理解。「她乡」三女对闯入的三男表现出理性的爱，似乎就是要抵制异性爱欲的狂热。但如果异性爱是被如此看待，同性爱又如何呢？一个存在两千年的女人国按理提供了上好的机会。但《她乡》作者似乎刻意排除此一可能。「她乡」的女人之间有如母女、姊妹，虽然非常亲密，却不是明显的同性恋关系。她们经由想像而怀孕，当然你可以解读她们所想像的也许就是她们朝夕相处的女人（既然她们已两千年没见过男人），因此可能颇为暧昧，但此种暧昧比起异性爱更要隐微得多。此外，「她乡」强调母职，举国皆妈妈，不是生母便是教母，视孩子为国家存在的理由，似乎某种程度复制了传宗接代的工具性，也窄化了存在的意义。

《她乡》似暗示性爱是扰乱秩序的根源，遂坚壁清野，全书的女性乌托邦想像在强调秩序和绝对理性的同时展现出反情欲、反对

差异的单一价值，而变成了一个单调乏味的世界。丁乃非的分析显现《她乡》背后所服膺的白人中心、中产阶级、反性欲的心态，指出女性主义走上教条主义、整齐划一、不尊重差异有其危险。然而《她乡》所代表的第一波女性主义的遗产也不宜随便加以否定。当我们说「男」「女」概念在历史过程中不断被重塑，就不能不谈过去女性主义运动的贡献。在父权思想依然为虐的今天，策略性的本质论有时仍是必须的。目前就公娼事件台湾妇运内部的路线之争，反映了运动走向差异政治后必然有的齟齬，但这中间并非没有对话、沟通、协商、合作的空间，如何珍惜、滋养这样的空间需要更多自我批判的智慧与弹性。